

文藝叢刻乙集



紅樓夢本事辨証

壽鵬飛著

文藝叢刊乙集  
紅樓夢本事辨證

壽鵬飛著

■ 商務印書館發行 ■

Belles-Lettres Series

# STUDY ON HONG LÂ MON

By

SHOU PENG FEI

1st ed., June, 1927

Price: \$0.20, postage extra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SHANGHAI, CHINA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六年六月初版

（文藝叢刊）  
乙集紅樓夢本事辨證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貳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壽鵬飛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太原 開封 西安 南京 漢口  
蘭谿 安慶 蕪湖 南昌 九江  
長沙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廈門  
福州 廣州 潮州 香港 梧州 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 序

余所草石頭記索隱，雖注重於金陵十二釵所影之本人，而於當時大事，亦認爲記中有特別影寫之例。如董妃逝而世祖出家，卽黛玉死而寶玉爲僧之本事。尤初被喇嘛用術魘魔，卽嫂叔逢魘魔之本事。亦嘗分條舉出。惟不以全書爲專演此兩事中之 one 而已。王夢阮沈瓶廣二君所著之紅樓夢索隱，以全書爲演董妃與世祖事，已出版十五年矣。同鄉壽渠林先生新著紅樓夢本事辨證，則以此書爲專演清世宗與諸兄弟爭立之事；雖與余所見不盡同，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此類考據，本不易卽有定論；各尊所聞，以待讀者之繼續研求，方以多歧爲貴，不取苟同也。先生不贊成胡適之君以此書爲曹雪芹自述生平之說，余所贊同。以增刪五次之曹雪芹，爲非曹霑而卽著四焉齋集之曹一士，尤爲創聞，甚有繼續研討之價值。因慫恿付印，以公同好。十五年六月三十日蔡元培

# 紅樓夢本事辨證

會稽壽鵬飛架林甫述

二十年前。卽聞吾鄉蔡子民先生。有石頭記索隱之作。每恨未覩。辛亥之冬。先生由柏林返國。道出大連。航海南下。適余由溇陽避難。同舟赴滬。因詢先生索隱一書概略。先生爲言。凡所徵引。皆本官私記載。有事實可佐。他日或當出版。余亦略舉所聞相質。先生許爲近理。迨後海上書肆。以先生是箸付印。流傳頗廣。石頭一記。至是始引起一般讀者。爲本事考證之注意。號爲紅學。首有王夢阮沈瓶外兩氏紅樓夢索隱之作。雖未的當。頗有興味。近如胡適之氏紅樓

夢考證。錢靜方氏紅樓夢考。俞平伯氏紅樓夢辨卷。魯迅氏（即同開周樹人君）中國小說史略第二十四篇。類皆博采羣言。詳語精擇。足發後人之蒙。其間有根據前人成說。而引伸足成之者。有推倒一切。自創異說者。有就書面觀察。不欲加以影事之推測者。有搜考成書。及出版時代者。甚至彼此主奴。互爲爭辯。迄爲聚訟公案。綜觀諸氏之說。自以蔡書爲能窺見作者深意。而胡氏駁之獨甚力。平心論之。蔡氏不免爲徐柳泉之說所拘。更引當時諸名士以實之。致多牽強。若胡氏竟指爲雪芹自述生平。則純乎武斷。反不如陳獨秀氏悉數推翻諸家影事之說。而純作言情小說觀之爲斬卻葛藤也。（見陳君紅樓夢新序）然使竟如陳君之說。廢棄本事。專觀情迹。則又何解於本書開宗明義。所謂「故將真事隱去」之言。是明明有真事在背影矣。後之讀者。又何忍抹卻作者深心。而以尋常小說等視之耶。茲故列舉所聞。取其近理者。佐以事實。加以折衷。以就正於當世之爲紅學者。中華民國第一丙寅歲春分前一日。

紅樓夢本事。諸說互異。就所聞見。列舉如后。

(一)有謂紅樓夢書中人。皆影當時名伶者。

樗散軒叢譚。紅樓夢實才子書也。或言是康熙間某府西席某孝廉所作。巨家故間有之。然皆抄本。乾隆時蘇大司寇家。因此書被鼠傷。遂付廠肆裝訂。坊賈藉以抄出付梓。世上始有刊本。惟止八十回。臨桂倪雲臺大令鴻言曾見之。其後四十回。不知何人所續。或謂高蘭墅所補。又謂無錫曹雪芹添補。皆無確據。洞庭王雪香先生。取此書加以評點。亦無出色。最可笑者。龍潭廣雲友批本。共數百條。泛論迂談。無理取鬧。謂欲表作者苦心。吾不信也。惟顧名思義一則。及說黛玉身子。是干淨無瑕。故不許其嫁而死。又說黛玉生日。打扮宛如嫦娥。演的新戲藥珠記。說扮的是小旦嫦娥。因墮落人間。幾難完璧。幸經觀音點化。未嫁而死。以爲明明說到黛玉深處。又云薛氏梨香院。後以居女優而讓出。既爲教戲之所。得勿謂梨園耶。則薛氏可知。而寶釵愈可知。余謂梨香院卽隱寓梨園意。院與園同音。雲友此說。獨有

見到處。

按樗散軒叢譚一書。尙未考得作者姓氏。大約爲乾隆時人所著。此節從近年出版小橫香室主人編輯之清朝野史大觀轉錄。所云康熙間某府西席某孝廉所作。說最早。亦較可信。且因此可知程小泉高蘭墅付印活字版本以前。已有蘇司寇家流傳之坊肆初刻本矣。書止前八十回者。蓋爲曹雪芹增刪時最先脫稿。未成全書時之抄本。其後四十回。因雪芹成書較遲。未及加入耳。至以此書爲僅以優伶爲書中人物柱子者。直以品花寶鑑例視紅樓。淺之乎讀紅樓矣。倪雲癯鴻。箸有桐陰清話若干卷。

(二)有謂記金陵張侯家事者。

海昌黍谷居士周春松藹甫。紅樓夢隨筆第一章。紅樓夢記云。「乾隆庚戌。(庚戌爲乾隆五十五年。在程高兩氏序印紅樓夢之前一年)秋。楊畹畊語余云。雁隅以重價購抄本兩部。一爲石頭記八十回。一爲紅樓夢一百廿回。微有異同。愛不忍釋手。監臨省試。必攜入

闌。閩中傳爲佳話。時始聞紅樓夢之名。而未得見也。壬子冬。知吳門坊間已開雕矣。茲若賈以新刻本來。方閱其全。相傳此書爲納蘭太傅而作。余細觀之。乃知非納蘭。而敍金陵張侯家事也。憶少時見爵秩便覽。江寧有一等侯張謙。上元人。癸亥甲子間。聽父老談張侯家事。約略與此書相符。再證以曝書亭集池北偶談江寧通志隨園詩話張侯行述諸書。遂決其無疑。按靖逆襄壯侯勇。長子恪定侯雲翼。幼子寧國府知府雲翰。此寧國榮國之名所由起也。襄壯祖籍遼左。父通。流寓漢中之洋縣。旣貴。遷於長安。恪定開闢雲間。後移家金陵。遂占籍焉。其曰代善者。卽恪定之子宗仁也。由孝廉官中翰。襲侯十年。結客好施。廢家貲百萬而卒。其曰史太君者。宗仁妻高氏也。建昌太守琦女。能詩。有紅雪軒集。宗仁在時。預埋三十萬於後園。交其子謙。方得襲爵。其曰林如海者。卽曹雪芹之父棟亭也。棟亭名寅。字子清。號荔軒。滿洲人。官江寧織造。四任鹽巡。曹則何以廋詞曰林。蓋曹本作曹。與林並爲雙木。作者於張字曰挂弓。顯而易見。於林曰雙木。隱而難知也。賈雨邨者。張鳴鈞也。浙江烏程人。康熙乙

未科官至順天府尹而罷。鳴謙先曾禡職亦復正合。乃書中最著眼之人。其第二章紅樓夢評例第三章紅樓夢約評言黛玉卽碧玉之意。取偷嫁汝南之義。又言甄賈爲賈氏甄妃之意。又言錢竹汀宮詹云金陵張侯故宅近年已爲章攀桂所買。又言李紉爲李廷樞之女。江寧人。

按周氏此說頗見新奇。然細按之皆穿鑿影響。鮮有確證。聊備一說。可不深論。其書亦未出版。原寫本現藏吳迂氏。

(三)有謂紀故相明珠家事者。

浙人陳康祺郎潛二筆(卽燕下鄉脞錄)記姜宸英典康熙乙卯順天鄉試獲咎事。因及其師徐柳泉時棟之說云。小說紅樓夢一書卽記故相明珠家事。金釵十二皆納蘭侍御所奉爲上客者也。寶釵影高淡人士奇。妙玉卽影姜西溟宸英。妙爲少女。姜亦婦人之美稱。如玉如英。義可通假。妙玉以看經入園。猶西溟以借觀藏書就相府館。以妙玉之孤潔而橫

罹盜窟。並被喪身失節之名。以先生之貞廉。而瘐死園扉。且加以嗜利受賕之謗。作者蓋深痛之也。

俞曲園樾小浮梅閒話。紅樓夢一書。世傳爲明珠之子而作。明珠子名成德。字容若。通志堂經解。每一種有納蘭成德容若序。卽其人也。恭讀乾隆五十一年上諭。成德於康熙壬子中式舉人。癸丑成進士。年甫十六。然則其中舉人止十五歲。於書中所述頗合也。

錢靜方氏紅樓夢考。旣引用陳康祺俞曲園二說。更據納蘭容若所箸飲水詞抄中有「忘婦忌日有感金縷曲詞句云。此恨何時已。灑空塔。寒更雨歇。葬花天氣。」謂葬花二字卽從黛玉葬花一段故事脫卸而來。因斷定黛玉卽爲容若德配。其集中他作。亦多賓從間酬贈之什。如南豐梁份及西溟質夫蓀友迦陵輩。當皆在金釵之列。又飲水詞有滿江紅一闕。爲曹子清題其先人所構棟亭。子清卽雪芹也。爲雪芹與容若有文字淵源之證。

張維屏氏詩人徵略云。「賈寶玉卽容若也。紅樓夢所云。乃其髫齡時事。」

按此說雖非書中本事。然實出故家傳聞。且可證明爲康熙朝事。決非乾隆以後人所爲。蓋當時作者欲避免其敘述宮闈陰事。誹謗時政之迹。故特託之貴閥家事。以遠時忌。而當時貴閥。首推明相。加以容若公子。風流文采。交游徧天下。乃爲此想當然之詞。然實開後人揣測附會之端。而不必徵實其說也。胡適氏紅樓夢考證。已力辨其非。最有力者。爲容若死時年三十二歲。時明珠方貴盛也。且錢氏以容若之友。孫友迦陵輩。謂與容若夫人同列金釵。尤爲礙不於倫。無此情理。

(四)有謂刺和珅而作者。

見譚瀛室筆記。(未詳作者姓氏)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引之。

按是說與記明珠家事說。臆想同出一途。不過託之明珠家事者。爲康熙時之傳言。妄意和珅家事者。爲嘉道後之理想。爾時朝士眼光。見如此繁華貴閥。非明和二氏不足當之。然康熙朝之爲此說。或含有爲是書韜晦之深意。乾嘉時之爲此說。則無甚意識矣。當日查抄和珅巨

案。驚動全國。而書中適有查抄之事。成其附會也。況和珅查抄。在嘉慶三年。而是書已流播於乾隆中葉。其謬不待辯矣。

(五)有謂藏識緯之說者。

見寄蝸殘牘(未詳作者姓氏)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亦述及之。

按此說殊無意義。與太平閒人評本附會大學正心誠意中庸明明德之說同其腐繆。又金玉緣評語謂明易象說更謬。

(六)有謂全影金瓶梅而作者。

近人合肥闕鐸霍初作紅樓夢抉微。悉以書中情節。影金瓶梅。以寶黛二人爲影西門慶潘金蓮。餘亦多每事附合。

按此蓋以淫書視紅樓夢。而忘其卷首自居野史之意。故爲此不經之評論。然亦實被作者瞞過矣。惟被瞞者多。乃見此書之妙。

(七)有謂記清世祖董鄂妃故事者。

王夢阮沈瓶广合著之紅樓夢索隱。主張是說。其索隱提要云。「蓋嘗聞之京師故老云。是書全爲清世祖與董鄂妃而作。兼及當時諸王名女也。」又指董鄂妃爲卽秦淮舊妓。嫁爲冒辟疆襄姬人之董小宛。清兵下江南。掠董以北。入宮。有寵於世祖。封爲貴妃。立后不果。已而天逝。追封端謹皇后。世祖哀痛不已。乃遁跡五臺爲僧。而以大喪告天下。此書寶玉卽影順治帝。黛玉卽影小宛。(原書宛均作琬)世祖在位十八年。故寶玉十九歲出家。世祖自肇祖以來爲第七代。故寶玉言一子成佛。七祖昇天。又恰中第七名舉人。世祖諱章。故寶玉謚文妙真人。文章二字可暗射。小宛名白。故黛玉名黛。寓粉白黛綠之意。小宛蘇州人。黛玉亦蘇人。小宛在如臯。黛玉亦在揚州。小宛來自鹽官。黛玉亦來自巡鹽御史之署。小宛入宮。年已二十有七。黛玉入京。年止十三餘。恰得其半。小宛游金山寺。人以爲江妃踏波而上。故黛玉號瀟湘妃子。實從江妃二字得來。小宛姓董。董爲千里草。黛玉姓雙木林。其他如四

春姊妹之合况陳圓圓。王熙鳳之指清豫王多鐸。劉老老之爲劉嫗婦三秀。後嫁豫王者。夏金桂爲吳三桂妃。鴛鴦前半影李香君。後半影柳如是。柳五兒喻董年（小宛妹）薛蟠指吳三桂。賈赦賈政爲攝政二字之轉音。卽攝政王多爾袞影子。紅樓字影青樓。小宛圓圓等。皆自青樓來也。其餘印影之語尙多。

賓退隨筆（未詳作者姓氏）吳梅村清涼山讚佛詩。蓋暗指董妃逝世。清世祖傷感甚。遁五臺爲僧。語甚明顯。論者向無異詞。獨董妃卽冒辟疆姬人董小宛。則冒鶴亭廣生辯之甚力。蓋小宛爲水繪園生色。不願爲他人奪也。讚佛詩「王母攜雙成。綠蓋雲中來。」又「可憐千里草。萎落無顏色。」屢點董氏。又「名山初望幸。卿命釋道安。預從最高頂。灑掃七佛壇。靈境乃杳絕。捫葛勞躋攀。路盡逢一峯。傑閣圍朱欄。中坐一天人。吐氣如旃檀。寄語漢皇帝。何苦留人間。煙嵐倏滅沒。流水空潺湲。回首長安城。緇素慘不歡。房星竟未動。天降白玉棺。惜哉善才洞。未得誇迎鑾。」蓋世祖幸五臺不返。祝髮爲僧。朝中以大喪告。所謂房星未

動言帝未崩也。又「澹泊心無爲。怡神在玉几。縱灑蒼梧淚。莫賣西陵履。」又「陛下萬年壽。妾命如塵埃。長恐成風去。舍我歸蓬萊。」等語。自古無悼亡遁世之帝王。必爲世祖而作。陳迦陵其年讀史雜感第二首。亦專指此事。曰董承嬌女。明指董妃。曰玉匣珠襦連歲事。茂陵應長並頭花。蓋言董妃卒。後世祖復以大喪告天下也。張公亮明弼董小宛傳。「年僅二十七歲。以勞瘁卒。其致疾之繇。與久病之狀。並隱微難悉。」蓋當時被掠。輾轉入宮。大被寵眷。用滿洲姓稱董鄂氏。辟薑卽以其被掠之日。爲其亡日也。非甚不得已。何至隱微難悉哉。本傳又云。「辟薑舉家遁鹽官。屢瀕九死。姬不以身先。則願以身後。寧使賊得我。則釋君。」言外之意。隱約可思。又辟薑詩中。往往寓小鳥雙飛。大鵬奪去之慨。辟薑影梅广憶語。追述小宛言動極詳。獨至疾時作何狀。永訣作何語。絕不一及死後營葬。亦不詳書。又敍卜籤事。有到底誰知事不諧之句。而云到底不諧。今日驗矣。小宛若以病歿。當作悼亡語。不當云到底不諧。今日驗也。又云。久客懷家。甫著枕。便夢還家。舉室皆見。獨不見姬。亟詢荆人。背余

淚下。余大呼曰豈死邪。一慟而醒。姬亦以是夜夢人強之去。匿之幸脫。其人尙啗啗不休也。詎知夢真而詩讖咸來先告哉。按此當是實事。諱爲夢耳。梅邨題小宛像詩序曰時遇漂搖曰奔迸流離曰苟君家免乎。勿復相顧。詞意閃爍。與張傳同。其詩則有「亂雲梳髻下妝樓。盡室倉皇過渡頭。鈿合金釵渾忘卻。高家兵馬在揚州。」蓋指高傑之禍。又「江城細雨碧桃邨。寒食東風杜宇魂。欲弔薛濤憐夢斷。墓門深更阻侯門。」若小宛病歿。則侯門作何解邪。又題董君畫扇詩「可憐同望西陵哭。不在分香賣履中。」如非入宮。何來西陵賣履語邪。又「手把定情金合子。九原相見尙低頭。」蓋謂姬自傷改節。愧對辟疆也。又「珍珠十斛買琵琶。金谷堂深護絳紗。掌上珊瑚憐不得。卻教移作上陽花。」則意更明顯矣。龔芝麓題影梅廣憶語賀新郎詞云「碧海青天何恨事。難倩附書黃犬。藉棋日酒年寬免。搔首涼宵風露下。羨煙霄破鏡猶堪展。雙鳳帶。再生剪。」所云碧海青天。附書黃犬。破鏡堪展。皆慰生別語。非慰悼亡語。董妃之爲小宛。證佐甚繁。故老相傳已如此。鶴亭爲水繪園舊主。